



张佳玮

自由撰稿人

Free Lancer

杂食动物

施耐庵笔下的雪

林冲风雪山神庙，是为千古名篇。我觉得极好的一个前因：林冲是在流放地沧州，踏入大雪与孤寂之中。

村上春树认为，卡夫卡的小说最为典型者，乃是《在流放地》。在那篇小说里，流放地对人某种机器（刑具）抱有异乎寻常的兴趣。在村上后来自己的小说《奇鸟行状录》里更提到：在流放地，一切都如此荒芜，一切都是法外，人可以为所欲为，强者无限压迫弱者。林冲被鲁智深一路保护到了沧州，进了牢城营，被差拨道：你只是我手里一个行货！

在流放地，林冲不靠钱就没法出头，还会被风雪山神庙、火烧草料场地追杀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。人失去了已有的一切过往尊严，大概这就是流放了：自被流放一刻起，人就失了凭依。管你是八十万禁军教头、前朝宰相、乱世君王，戴了枷上了路，那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。平日结的恩怨，这会儿就显出来了。林冲的大雪苍茫白色，在沧州成了最冷冽的隔绝：“雪正下得紧！”

制度暴力最恐怖之处，在于它把加害行为处理得轻描淡写，仿佛加害也只是技术性工作。陆谦、富安、差拨在山神庙外谈论放火烧死了林冲时，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与轻松，甚至还想找几块林冲被烧剩的骨头回去，作为立功的证据。他们从未把自己的行为体验为“作恶”，而是完成一项任务。因为大雪里的林冲已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，只是风

雪中世界尽头的一个孤独的人。流放本身不创造仇恨，只是让人失去了保护。陆谦对林冲的加害，并非深仇大恨，只是再没什么能阻挡他这么做了。

但大雪又不是帮凶，不是隔绝的帘幕。林冲被安置在草料场看守的草厅。因为大雪，因为冷，林冲去冒雪买了牛肉与酒；因为大雪，因为冷，风雪太大，“那两间草厅已被雪压倒了”。于是林冲才不得不摸黑走到不远处那座山神庙投宿。雪到此已不用来渲染

死寂或孤独，而是救了林冲的命。他去了山神庙，才躲过了谋害他的大火。于是才能看着外面火起，内心火起，于是报仇雪恨。

在山神庙坐着时，林冲用被子盖了下半截，把葫芦里冷酒喝着，怀里牛肉吃着。

外面飞雪无边，此处牛肉冷酒，算是苦中作乐。美中不足的是酒是冷酒，雪夜孤寂，但终究是林冲逼上梁山之前，最后一刻稍许温暖的时光了。之后林冲杀了陆谦报了仇，走到柴进庄入处，看火炭边煨着一瓮酒，那就是热酒，透出酒香来，于是迫不及待抢了来喝：那时林冲已经杀人亡命了，这是他出场第一次撒泼，既是因为内心解放了，也是因为一口热酒在前，比前面的冷酒要有味得多。此前林冲的一生，委曲求全，低声下气，风雪漫天隔绝以往一切，心是冷的，喝冷酒。外头一把大火烧了草料场，杀了人，横了心，上了不归路。于是撒泼，抢来了热酒喝。一口热酒破了冷酷冰雪，从此逼上梁山去。❧

大雪中一葫芦委屈冷酒，大火后一瓮撒泼热酒。